

# 春节历险记

《我亲爱的鸭子——话儿》第二部

CHUN JIE LI XIAN JI

易 羊 著

21世纪新童话书系



# 鄂新登字 04 号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亲爱的鸭子话儿·第2部, 春节历险记 / 易羊著.

武汉 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2

(21世纪新童话书系)

ISBN 7-5353-2568-8/I · 552

I . 亲… II . 易… III . 童话 — 中国 — 当代  
IV . 1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4546 号

书名	春节历险记			
◎	易羊 著			
出版发行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			
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hbcp.com.cn">http://www.hbcp.com.cn</a> 电子邮件 : hbcp@public.wb.hb.cn			
承印厂	孝感市三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			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			
印 数	6000	印 张	6.125	字数 90 千字
印 次	2003 年 1 月第 1 版,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			
规 格	787 × 1092 毫米		开本	28 开
书 号	ISBN 7-5353-2568-8/I · 552		定 价	12.5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21世纪新童话书系  
献给爱童话的小读者

# 美丽的童话城堡在哪里

张秋生

美丽而神奇的童话城堡在哪里？

它不在风景如画的河岸上，不在群峰对峙的悬崖上；

它不在翠绿幽深的密林里，也不在一望无际的沙漠和草原上……

美丽而神奇的童话城堡在哪里？

在清晨和黄昏的阅读中，在漆黑夜晚的梦境里，它会时时出现在你的眼前，悄悄矗立在你的心坎里。你奇幻的想像，美好的憧憬，真挚的情感陪伴着它。那里面藏着神奇的故事，有趣的人物，藏着真善美，藏着你的惊叹、热爱和悲欢，它是你心中充满激情的一角……

美丽而神奇的童话城堡在哪里？

它在每一个纯真孩子的心灵里……



## 目 录

- 读者来信 / 1  
春节来临了 / 11  
话儿的春节新衣服 / 21  
火车向着家乡跑 / 34  
火车上的历险 / 46  
“本葆将军客店” / 64  
雪地上的游戏 / 88  
良宵·守岁 / 102  
压岁钱的烦恼 / 110  
侠盗罗宾汉 / 122  
冰上舞蹈 / 147  
火车骑士再现 / 157



## 读者来信

这是一个冬日的黄昏，屋外寒风呼啸，天寒地冻，冬眠的动物们在它们精心选择的巢穴里已经安然入睡了——嗨，不对。因为，它们在冬天的生活就是睡觉，应该说说不冬眠的动物——不冬眠的动物们，在为一天的食物奔波之后，已经在它们的巢穴里安然入睡了——也不合适，那些没有找到食物的动物呢？奔波一天，一无所获，饥肠辘辘，能安然入睡吗？唉，大自然的子民们都在黑暗中坚强地忍受着寒冷的肆虐，而在一个叫武汉的城市的六楼的一套房子里，一位身份特殊的先生——话儿，和一位还相当年轻的女士——就是我啊，却感到温暖如春——我有一台取暖器，在它的火焰照耀之下，我们简陋的客厅里是蓬荜生辉，暖意融融。我和话儿可不敢和坚强的户外居民相比，我们单薄的身子抵挡不了严寒，靠着取暖器我们才能度过严酷的冬季。我们正在吃晚饭，晚餐虽然不丰盛但是非常可口。刚喝完最后一口野山菌汤，我正想小憩片刻，话儿就建议我们一起收拾碗筷——话儿能干什么呢？可是，表面看上去，倒更像是它在工作——





“羊，碗。”

“羊，抹布。”

在它的催促下，这件工作很快就完成了。

夜幕正在降临，我站在阳台上，极目远眺，城市已是万家灯火，世界已经换上了黑色的睡衣，像一个疲惫的老人，忙碌了一天之后，要休息了。街上的路灯似乎就是为照亮它的夜晚而点亮的，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幅动人、温馨的画面：世界老人此刻正坐在一盏台灯下面，聚精会神、津津有味地读着一本令人陶醉的书，他和我一样喜欢用读书这种高雅的休闲方式来度过寒冷的冬夜。我对这夜空跟这个脑海里的读书老人默默作别，因为忽然之间，大概是受到了感染吧，我对读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，我快步回到客厅，沏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龙井茶，舒舒服服地坐在取暖器旁边的躺椅上，拿起一本书，如饥似渴地就要开始阅读。我刚刚品尝了一口茶，把书翻到第一页，话儿也准备好了——准备来破坏我的又一个清闲夜晚了——最近一段时间，每当我喝完第一口茶的时候——它就来了。

“羊，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准备什么呀？睡觉？还早呢！”

“回信呀。”

唉，我岂能不知是回信？我明知故问：

“又有来信？”



“是的。”

话儿用长嘴巴做指引，顺着它指南针一样的嘴巴，我看到书桌上又放着好几封信——啊！又有读者来信了，我眼

睛一亮，心里顿时涌现出一股暖流，这里面有给我的吗？一定有一个聪明的、善解人意的读者，知道我正在渴望着一封不同凡响的来信。我正要一跃而起，可是，我按捺住自己激动的心情，先看看话儿的表情，唉，看它那个自命不凡、旁若无人的样子，不用



说，这些读者来信都是给话儿的。而我，在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之后，却得不到一个普通劳动者合法的权利——休息，我还要继续工作，我是一个没有报酬的打字员。我喝了一口龙井茶，龙井茶的香味真是沁人心脾呀！“羊，请吧。”真讨厌，话儿催我了。我又喝了一口龙井茶。然后，慢慢腾腾地坐到了电脑前面。

“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！很高兴认识你，对你热情的来信，我表示衷心的感谢。”

话儿对着前面的空气，向想像中的这位读者朋友微微地鞠了一躬。

“感叹号！”

真是令人气愤，装腔作势，这个“亲爱的朋友”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——地址上明明白白地写着——北京羊角胡同一百八十九号，北京在我们武汉的北方，你对着南方鞠什么躬啊？我叫嚷道：

“继续，继续。要鞠躬向后转。”

“感谢，感叹号！”

话儿——此刻，得意洋洋，神气活现地在客厅里踱着鸭步，一边踱步，一边口授回信，而我，却坐在电脑前面，一边听着它难听的鸭嗓子，一边打字，还要一边忍受着嫉妒的折磨——是的，我承认，我非常地嫉妒话儿。自从我的一本书《迷路的小影子》在报刊上连载以后，我们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，而这些来信，

唉，大部分都是写给话儿的，今天，这已经是第几封回信了？可是，没有一封是写给我的。我记得，我没有在书中透露话儿会识字的秘密呀？可是，聪明的读者们，用他们的智慧填补了这个空白或者说写作上的遗憾，是的，现在，我就及时地告诉大家：话儿，确实，一直在很努力、很用功地学习读书识字；甚至，我想，我应该及时地补充一句，以免日后又会嫉妒，话儿还跟着电视学习英语——话儿的居心，或者说用心，大概是等待一封来自更为遥远的国度的外国读者的来信吧？

我担当了话儿的部分教学工作——可是，有什么用呢？我想，大概，读者，至少部分读者不太相信这个，大家以为话儿是自学成才的，——英语是的，我承认。

“亲爱的朋友，”话儿继续口授它的回信，“对于你的盛情，我也表示衷心地感谢。”

“感叹号。继续。你这样慢条斯理的，什么时候写的完啊？”

“我接受你的邀请，在方便的时候，我一定去拜访你。”

这位读者在来信中邀请话儿到北京去做客，并许下诺言，一定要带话儿到颐和园去游玩，泛舟，游泳……哼！在一——它，方便的时候？真是人言不惭哪！我看了看话儿，希望它能明白，它犯了一个很不光彩的错误——轻浮，它应该这样回信，实事求是地写道：在羊——也就是我——方便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拜访你。除非，话儿漂亮的鸭翅膀能够像它的远亲野鸭或者它们家族的高





贵的朋友天鹅一样雄健，自己飞到北京去。但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话儿虽然一直在苦练飞行技术，可是，大家知道——这可不是什么秘密，话儿的魅力要展现，可是，话儿的缺陷我也不能替它遮饰——话儿的成绩却一直不理想，最好的飞行成绩也不会超过我的天花板，话儿满足于书桌、沙发、阳台栏杆之间短距离的飞行和跳跃，还乐在其中，真是叫人痛心，从来没有树立大雁、鸿鹄之志，把我关于“遨游苍穹，搏击长空”的鼓励说成是别有用心的煽动，反而批评我是“好高骛远”，警告我要“脚踏实地”。大家知道，我最大的梦想之一是有一天能攀登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，话儿却把它说成是痴人说梦，完全置我的羞愧于不顾，劝我在周末的黄金时间去攀登蛇山或者龟山，蛇山和龟山是我们武汉市的象征，是我们武汉人的骄傲，老实说，虽然景色也十分美丽，可是，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志向高远的登山爱好者来说，未免太矮小了；再说，周末，是我难得的休息时间，我更愿意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，沉浸在无边的遐想之中，享受清闲时光。

啊！颐和园就不同了，波光潋滟的颐和园，就是我们的祖先在人间建造的天上的湖泊，我对它也向往已久，我也想得到一封来自北京的带着颐和园的清新的春风的邀请，可是，话儿对我只字不提。

“北京是个伟大的城市，我对它向往已久；我知道，羊——我想，你一定也很喜欢她吧？——羊也很喜欢北京。”

谢谢！话儿终于提到我了，我想，话儿一定会慷慨地、聪明地为我申请一份邀请函的。

“羊是一个热情、开朗的人，她告诉我说，北京是一个用黄金做的金光闪闪的窝窝头，羊对于北京的描述正确吗？”

什么？我用这样精彩的比喻描绘过北京吗？这一句，得删掉。

“喂，不能这样写吧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”

“说过，下一句是——散发着宫廷御厨的香味儿。”

天哪！我想起来了，我确实说过这句精彩的话，可是，那是在跟一个北京朋友开玩笑时随口说的，而且，是为了捍卫我们武汉的尊严。这位朋友，不无揶揄地讽刺我们的城市——武汉，是一碗“热干面”，实惠、可口、但未必高雅，热干面是我们武汉人的传统食物，是我们早餐的宠儿，我怎么能容忍别人这样轻视它，而不反驳呢？我当然要迎头痛击。话儿的幽默感可见是多么的迟钝啊。我看，这样的回信是继续不下去了，我还说过，深圳是一个“水果夹心冰淇淋”，“香港是块魔法石”，“台湾是个大海螺”呢。我得及时地捍卫我的话语权，如果被话儿这样随意地泄露出去，会对我产生多么不好的影响啊。为了我热爱的武汉，所以，我不免对各位读者居住的城市有一些冒犯，如果任由话儿这样不负责任地出卖我，我想，对于我渴望中的读者来信，将永远是一个等待。

“我们商量一下好吗？你可不可以不要提到我？或者，不要引





用我的话？或者，要引用的话——我知道我妙语连珠，你实在难以舍弃——可是，我想你至少应该先征求我的同意吧？取得我的许可权，你这样贸然引用，不仅侵犯了我的话语权，而且，还会让我的名誉大受损失。北京是个窝……窝窝头？我再次更正——北京是个金太阳！”

“是你说的？”

“歌里唱的。继续，继续。”

“那好吧，换这一句。同时，也欢迎，你，在方便的时候，到我们家里来做客，我和羊一定会盛情款待你的。”

“人家又没有邀请我，我为什么要盛请？”

“礼尚往来嘛。此致，敬礼，你的朋友，话儿。”

“完了？”

“完了。”

话儿跳上桌子，凑在电脑旁边检查回信——我是个粗心大意的错别字大王，话儿很不放心。

我离开电脑，坐到沙发上，看着话儿认真审查回信的神情，不禁感慨万端，在《迷路的小影子》中，我和话儿都是主人公啊，为什么？读者朋友们却厚此薄彼，对话儿情有独钟呢？

“羊。”话儿叫了起来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看，你真马虎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把我的名字打错了——这是多大的笑话啊——我会因此而贻笑大方的。”

有这么严重吗？我走到电脑前面，“哈哈哈……”太可笑了，话儿的名字被我错打成了——花儿。话儿哭笑不得，连连叹息，“夸自己是一朵花儿，羊，你真是别有用心啊！”

“哈哈哈……”

我依然大笑不止。

“别笑了，快改过来。”

“不用了吧？花儿，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确实很好，用在你的身上。你就用这个名字吧。你同意的话，就在后面加以说明，然后再写上我的名字。”

花儿？我记得有一只小狗，不，好像有很多小狗都叫这个名字，我看，我还是叫羊吧。

我把花儿改成话儿，“唉，真可惜。”我感叹道。“是呀，”话儿说，“看来，我以后得学习一下打字，以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”

看来，在下一本书中，这个鸭子，可能，我得先提醒读者，已经学会了打字，可以自己在电脑前收发信件了。我相信它什么都能够做到。

“这样最好不过。”我说，“我也免去了打字的辛劳。打字员



的工作并不轻松，我想，我不会热爱它的，我很高兴放弃这个工作。”

唉，在话儿还没有学会打字以前，我不得不，充当义务打字员的工作，可是，我的辛劳是有报偿的，在那些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中，我的工作得到了丰厚的报偿，所以，在用话儿的身份说“谢谢”的时候，请相信，那也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感激。

最后一封回信也终于打印完毕了，我伸了一个懒腰，打了一个哈欠。话儿还精神抖擞，意犹未尽。

“喂，该睡了吧？”我说，“冬眠的动物和不冬眠的动物现在大概都已经安然入睡了。你，不打算睡觉吗？我要睡了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那么，请问，”话儿说，“你是冬眠的动物呢？还是，不冬眠的动物？”

这个问题？可以不回答吗？

“晚安！羊，谢谢你！明天记着把信发出去。”

这个可气的鸭子，我没有说话，关上电脑，愤而离去，走进了卫生间。



# 春节来临了

时光荏苒，斗转星移，不知不觉的——怎么回事儿？都怪这个叫话儿的外表平庸、气势不凡、伶牙俐齿的鸭子，饶舌的演说家，我现在说起话来，也沾染上了令人讨厌的腐朽、陈旧的演说味，而且，充满了令人乏味的陈词滥调——我和话儿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快一年了。我想说的就是这句。不是那么令人满意，也并非那么令人不愉快的生活。完全是真的不知不觉的，在我妈妈的一个啰啰嗦嗦的长途电话提醒下，我才知道，原来，时间过的是这么快，简直是“飞逝而去”嘛，眨眼之间，春节又要来临了。我似乎觉得上一个温馨而平安但是乱糟糟的、香喷喷的春节好像是不久以前才刚刚过的嘛，我还记得我损失的“压岁钱”的数目呢。总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家的小女儿和小儿子在不断地出生，今年，我要往外拿的“压岁钱”的数目恐怕要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吧，这时间是不是长了翅膀啊？！妈妈在电话里既不问寒也不问暖一开口就问道：

“火车票买好了吗？”





妈妈直奔主题，我一时没明白过来，稍微发了一分钟的呆，才问道：

“什么火车票？到哪里去呀？”

“回家呀，春节就要到了，回家过年呢？”

“什么？怎么春节又到了？”

“是呀，怎么？很高兴吧？”

天呢，我能高兴得起来吗？除非是别人都纷纷给我发“压岁钱”，而不是我的钱纷纷外流，流失到只能保证一张回程火车票的数目。我结结巴巴地飞快的寻找着行之有效的理由，当然，我不能、我从来也没有透露过有关“压岁钱”的苦恼，而且，去年，在我有资格第一次行使发“压岁钱”的权力的时候，我不是，尽量拿出我最慷慨的气度来吗？

“不是……妈妈，当然……妈妈，你看……妈妈，我，恐怕……”

“你一定要回家过春节。尤其是今年。”

妈妈用不容推辞的口气给我下了春节回家过年的命令，奇怪，每年她都有我必须回家“尤其是”的无限重要的特殊理由，我据理力争：

“妈妈，火车票不好买。”

“提前买。”

“我要工作。”